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九十三回 百花仙即景露禪機 眾才女盡歡結酒令

話說蘭芬道：「怪不得姊姊說這燈球難算，裡面只有多的，又有少的，又有長的，又有短的，令人看去，只覺滿眼都是燈，究竟是幾個樣子？」寶雲道：「妹子先把樓上兩種告訴姊姊，再把樓下一講，就明白了。樓上燈有兩種：一種上做大球，下綴六小球，計大小球九個為一燈；一種上做大球，下綴八小球，計大小球二〇一個為一燈。至樓下燈也是兩種：一種一大球，下綴二小球；一種一大球，下綴四小球。」眾人走到南邊廊下，所掛各色連珠燈也都工緻，一齊坐下，由南向北望去，只見東西並對面各樓上下大小燈球無數，真是光華燦爛，宛如列星，接接連連，令人應接不暇，高下錯落，竟難辨其多少。寶雲道：「姊姊能算這四種燈各若干麼？」蘭芬道：「算家卻無此法。」因想一想道：「只要將樓上大小燈球若干，樓下大小燈球若干，查明數目，似乎也可一算。」寶雲命人查了：樓上大燈球共三百九〇六，小燈球共一千四百四〇；樓下大燈球共三百六〇，小燈球共一千二百。蘭芬道：「以樓下而論：將小燈球一千二百折半為六百，以大球三百六〇減之，餘二百四〇，是四小球燈二百四〇盞；於三百六〇內除二百四〇，餘一百二〇，是二小球燈一百二〇盞。此用『雉兔同籠』算法，似無舛錯。至樓上之燈，先將一千四百四〇折半為七百二〇，以大球三百九〇六減之，餘三百二〇四，用六歸：六三添作五，六二三〇二，逢六進一，得五〇四，是綴八小球燈五〇四盞；以三乘五四，得一百六〇二，減大球三百九〇六，餘二百三〇四，以三歸之，得七〇八，是綴六小球燈數目。」寶雲命玉兒把做燈單子念來，絲毫不錯。大家莫不稱為神算。又聽女清音打了一套〇番，惟恐過晚，都回到凝翠館。

青鈿道：「閨臣姊姊要用即景『黃昏』二字，可曾有了飛句？」閨臣道：「我因剛才禪機笑話偶有所感，卻想起葛仙翁一句話來：

黃昏 《抱朴子》 謂黃老為妄言，不亦惜哉！

『為妄』雙聲，『亦惜』疊韻，敬紅珠姊姊一杯，普席一杯。」蘭言道：「閨臣妹妹這兩句，因世人不信人可成仙，特引此書為之提醒，雖是一片婆心，但看破紅塵，能有幾人？莫講成仙了道，略把爭名奪利各事看的淡些也就好了。我看賢妹仙風道骨，大約上了小蓬萊已得了元妙，日後飛升時倘將愚姊度脫塵凡，也不枉今日結拜一場。」閨臣道：「姊姊說我日後飛升，談何容易！這才叫作『望梅止渴』哩。」閨蘭道：「你們只顧說這不中聽的話，豈不把笑話耽擱麼？」

掌紅珠道：「姊姊莫忙。適因『成仙了道』之話，倒想起一個笑話：一人最喜飲酒，並且非肉不飽，每日惟以賭錢消遣。一日，遇見仙人，叩求長生之術。仙人道：『看你骨格，乃有根基之人。我有仙丹一粒，你拿去服過之後，即可長生不老。但有幾件禁戒之事必須牢記，設或誤犯，雖服仙丹，也是無用。』此人接過仙丹道：『請教所戒何事？』仙人道：『只得七個字：戒酒除葷莫賭錢。』此人思忖良久，把仙丹退還道：『這有何趣！』」蘭言笑道：「以此而論：放著現成仙丹還要退回，你若教他苦修，豈不難麼！」

紅珠擊了飲食雙聲道：「今日蒙蘭芝姊姊賜飯，明日還不能出門哩。」蘭芝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紅珠道：「當日北齊皇甫亮曾對文宣有句放，妹子說來，姊姊就明白了：

酒漿 李百藥《北齊書》 一日醉一日病酒。

『一日』、『一日』俱疊韻，敬春輝姊姊一杯，普席一杯。」蘭言道：「今日的酒，真是絡繹不絕。又有兩位令官監酒，絲毫不能容情，大約座中未有不是盡歡盡量。明日病酒這話真真不錯。」小春道：「只要有了雲台山的葛粉，怕他怎麼？」

春輝道：「妹子因古人造字有象形之說，意欲借此行個酒令，但大家都是急欲回去，如不高興，我就說個笑話，好接前令。」

蘭芝道：「天時尚早，好姊姊，你把象形酒令宣宣罷。」春輝道：「我說一個『甘』字，好象木匠用的鉋子。」

蘭言道：「果然神像。此令倒還有趣。」玉芝道：「玉兒：這個字怎麼寫？」玉兒道：「金旁加個包字。」玉芝道：「只怕有些杜撰。」玉兒道：「此字見顧野王《玉篇》，如何是杜撰。」題花道：「你剛才說那八個弟兄都有綽號，我也送你一個綽號，叫做『知古今』。」

施豔春道：「我說一個『且』字，象個神主牌。」褚月芳道：「我說『非』字，好象篋子。」紫芝道：「倒是一張好篋子，可惜齒兒太稀了。」嫵兒道：「我說『母』字，好象書吏帽子。」書香道：「我說『山』字，象個筆架。」秀英道：「我說『西』字，象個風箱。」小春道：「我說『傘』字，就象一把傘。」紅蕖道：「我說『冊』字，象一座柵欄。」紫芝道：「我說一個『出』字，象兩個筆架。」春輝道：「這是抄人舊卷。」尹紅英道：「我說『皿』字，象一頂紗帽。」印巧文道：「我說『乙』字，象一條蛇。」柳瑞春道：「我也說個『一』字，象一條扁擔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兩個乙字都好。」

春輝道：「諸位姊姊如不賜教，請用一杯，好接令了。」紫芝道：「姊姊如吃三杯，我再說個頂好象形的。」春輝道：「我酒已〇分，再吃三杯，豈不醉死麼！」紫芝道：「或者題花姊姊說個笑話也使得。」題花道：「笑話倒不難。但說過之後，你的字設或無趣，並不貼切，卻怎樣呢？」紫芝道：「如不貼切，我也還你一個笑話。」

題花道：「我因春輝姊姊才說醉死之話，卻想起一個笑話：一人最好貪杯。這日正吃的爛醉，那知大限已到，就在醉中被小鬼捉去。來立冥官殿上，冥官正要問話，適值他酒性發作，忽然大吐，酒氣難聞。冥官掩鼻埋怨小鬼道：『此人如此大醉，為何捉來？急速放他回去。』此人還陽，只見妻妾兒女都圍著慟哭，連忙坐起道：『我已還魂，不必哭了。快拿酒來！』妻妾見他死而復生，不勝之喜，一齊勸道：『你原因貪杯太過，今才活轉，豈可又要飲酒！』此人發急道：『你們不知，只管快些多多拿來，那怕吃的人事不知，越醉越好。』妻妾道：『這卻為何？』此人道：『你不曉得，我如果醒了，就要死了。』」

蘭言笑道：「過於明白，原非好事，倒是帶些糊塗最好。北方有句俗語，叫做『憨頭郎其增福延壽』；又道『不癡不聾，不作阿家翁』。這個笑話，細細想去，卻很有意味。」

題花道：「笑話已說，你的字呢？」紫芝道：「我說一個『艸』字，神像祝大姊夫用的兩把鋼叉。」引的眾人好笑。題花拿著酒杯過來道：「你不好好說個笑話，我一定灌三杯！」紫芝道：「我說！我說！你過去！那公冶矮的兄弟名叫公冶矮，也能通獸語。這日正向長官賣弄此技，忽聽豬叫。長官道：『他說甚麼？』公冶矮道：『他在那裡教人說笑話哩。』」青鈿道：「題花姊姊：今日且由他去，明日我們慢慢編幾個再罵他。」

紫芝道：「這豬昨日用尾撇蘭，今日又要聽笑話，倒是極風韻的雅豬。」春輝笑道：「『雅豬』二字從未聽過。至於豬能風韻，尤其新奇。豬又何幸而得此？」

隨手掣了一籤，高聲念道：「水族雙聲。」紫芝道：「忽然現出水族，莫非祝大姊夫果真要來耍叉麼？」春輝道：「妹妹莫鬧！我才想了一個『石首』，意欲飛《竹書紀年》『帝游於首山』之句，雖可替敬一杯，但今日我們所行之令，並非我要自負，實係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，竟可算得千古獨步。此時只剩三人就要收令，必須趁此將這酒令略略表白一句，庶不負大家一片巧思。」

玉芝道：「你說這是獨步，將來設或有人照這題目也湊一百雙聲疊韻，比我們還強，豈不教人恥笑麼？」春輝道：「若照我們題目，也把古人名、地名除去，再湊一百個，何得能彀。況且你又誤猜將及百條，也要除去，尤其費事。即使勉強湊出，不是《博雅》、《方言》的別名，就是《山海經》、《拾遺記》的冷名，先要注解，豈能雅俗共賞。我們這個好在一望而知，無須注解，所以妙了。總而言之：別的酒令，無論前人後人，高過我們的不計其數；若講雙聲疊韻之令，妹子斗膽，卻有一句比語：

石首 《任中丞集》 千載美談，斯為稱首。

『斯為』疊韻，敬寶雲姊姊一杯。」蘭芝道：「這個雖是魚名；若據《左傳》，卻是人名；按地理又是縣名。雖與果贏之義不同，

難得一名卻是三用。如此之巧，大家也該賞鑒一杯才是。」

蘭言道：「這杯一定乾的。但下手只剩兩位就要收令，姊姊吩咐快些拿飯，行令的行令，用飯的用飯，才不耽擱。」眾人道：「姊姊既不拿飯，少刻令完一齊都散，看你攔住那個！」蘭芝見天色不早，又因酒已不少，只得吩咐拿飯。

寶雲掣了人倫雙聲道：「剛才起令，良箴姊姊曾有『東都妙姬，南國麗人』之句；此時將要收令，必須仍要歸到我們身上，才有歸結。並且妙姬麗人，只言其美，至於品行，尚未言及，妹子意欲點他一句，心裡才覺釋然。無奈難得湊巧之句。雖有幾句好的，偏偏書又被人用過。」蘭言道：「品行一層，乃萬萬不可少的，姊姊若不略點一句，將來後人見這酒令，還把我們當做一群酒鬼哩。」寶雲付一付道：「曹大家乃自古才女，莫若用他著作點染，尤其對景：

夫婦 班昭《女誡》 女有四行，一曰婦德。

『一曰』雙聲，敬周慶覃姊姊一杯。」玉芝道：「周者，普遍之意，只怕令要全了。」青鈿道：「好容易我才捉住一位！請教寶雲姊姊：『夫婦』同『石首』既不同韻，又不同母，失了承上之令，豈不要罰麼？」紫芝道：「我同妹妹格外賭個東道：如寶雲姊姊被罰，我也吃一杯；倘你說錯，也照此例。你可敢賭？」青鈿道：「我就同你賭！」寶雲道：「婦首同韻，青鈿妹妹輸了。」青鈿道：「我不信！婦首聲音懸殊，豈能歸在一韻？而且上一去，斷無此理。」玉兒把沈約《韻譜》送過，青鈿翻開看了，氣的閉口無言。一面飲酒，只將『湖州老兒』罵個不了。

蘭芝道：「你雖恨他，我卻感謝他，不但這位老先生倒會替我敬酒。」說的青鈿撲嗤一笑，把酒都噴出道：「我活到如今，才曉得『夫婦』卻叫做『夫否』。」周慶覃掣了地理雙聲道：「今日諸位姊姊所飛這些雙聲疊韻，經史子集無般不有，妹子在旁看著，何敢贊一詞。只有《莊子》一句恰對我的光景：

湖河 《莊子》 吾驚怖其言，猶河漢而無極也。

『河漢』古音雙聲，『而無』今音雙聲，敬若花姊姊一杯，普席同慶一杯。」若花道：「偏偏輪我收令，又教我說笑話，這卻怎好？」題花道：「容妹子略想一想，替你說罷。」

玉芝道：「剛才春輝姊姊說我們今日之令乃千古絕唱，既如此，妹子明目就將此令按著次序寫一小本，買些梨棗好板，僱幾個刻工把他刻了，流傳於世，豈不好麼？」題花道：「有一教書先生最好放屁，……」玉芝道：「我正說刻書，題花姊姊忽說放屁，這是怎講？」蘭言笑道：「他替若花姊姊說笑話哩。」玉芝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你快說，先生好放屁便怎麼？」題花道：「……惟恐學生聽見不雅，就在坐位之後板壁上刻一小洞，以便放屁時放在洞外，可掩其聲。一日，先生外出，東家偶進書房，看見此洞，細問學生。學生告知其故。東家皺眉道：『好好板壁，為何如此糟蹋！即或忍不住放幾個屁，也是人之常情，何必定要如此。少刻先生回來，你務必告拆先生：以後屁只管教他放，板是亂刻不得的。』」眾人聽了，笑的個個噴飯。玉芝道：「我剛要刻酒令，他就編出這個笑話，真是刻薄鬼。」

若花把籤筒搖一搖道：「起首是『五百歲為春』以及『吉日辰良』等句，莫不暗寓祥瑞之意。此刻輪到妹子收令，必須也用一個佳句才有始有終。但一句要把他收足，業已費事，且又有承上及雙聲疊韻之難，不知題目可能湊巧。」隨即掣了一枝花卉雙聲，青鈿道：「此題還不甚窄，姊姊擬用何名？」若花道：「我才想『合歡』二字，既承上文，又與現在光景相符，必須用此才妙。」青鈿道：「既如此，所飛之句，何不用嵇康《養生論》呢？」若花搖頭，付一付道：「有了：

合歡 《禮記》 酒食者，所以合歡也。

『合歡』雙聲，合席歡飲一杯。」眾人贊道：「此句收的不獨『酒食』二字點明本旨，且『合歡』字又寓合席歡飲之意。雖只數字，結束之妙，無過於此，若非錦心繡口，何能道出。能不佩服！」玉芝道：「結的固好，但《禮記》有人用過，要罰一杯。」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